



4月21日,志愿者在民勤县种林公益发展中心公益林基地种植区开展防沙治沙活动(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郎兵兵摄



扫描二维码 看“融观中国”主页

在这里格外动人;还有人讲,在能见度极低的沙尘中隐约看见村口的牌子,上面写着“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当时眼泪唰地就下来了。一棵棵梭梭苗,让志愿者看到了绿化民勤的希望。2002年出生的志愿者小赖(化名)第二年就来民勤,他指着脚下的一株约30厘米高、已长出绿芽的梭梭,语气难掩自豪:“这是去年我们种下的。”他还记得,有次白天种完树,基地晚上举办文艺汇演,大家正唱着歌,身后一支烟花冲上天空,照亮远处沙坡上的一排排绿色小点:“是我们种的梭梭。那一刻,觉得一切辛苦都有意义。”

“谢谢来我家乡”

“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今年春天,4万余人线上报名“请到民勤种棵树”活动;近三年,累计近10万人次志愿者参与种树。对于这个常住人口17万、青壮年大量外出的小城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民勤这座小城用最朴素的方式迎接种树的年轻人。宾馆门前,电子屏滚动着“致敬绿色使者”,出租车顶灯、街边店铺,随处可见“欢迎”字样。县城组织了100名志愿者,在高铁站、汽车站、景区引导服务;公安局在种树基地设置警务室,民警24小时轮值;应急和消防部门干部常驻基地,排查用电、用火、取暖安全隐患;交警部门专人对接车辆调度,市场监管局逐一检查城区宾馆价格和餐饮安全;林草局派出技术员驻点指导,商务局组织宾馆为志愿者拎行李、做向导,文旅局则协调景区为他们免去第一道门票……

“这边老乡都很热情,他们后鼻音重,喊我‘云云’的时候会说成‘Yong yong’。不要紧,现在这是我的甘肃名字了!”徐凌云说。她在网上发了条种树视频,评论区涌进许多本地人:“谢谢来我家乡种树!”“你们是民勤人心里的英雄!”

海南姑娘没见过雪,去年来民勤,出租车师傅听说这话,二话不说就带她去武威看雪,临走时又给她送了当地的酿皮和红枣。符月娜很感动:“民勤人给了我太多温暖。”

2001年出生的杨秋萍来自广东茂名,在基地待了14天,啥活儿都干,累了就去后勤帮忙,和基地里几位本地阿姨熟络起来:“阿姨总问我,民勤好不好?我说好。她们说,这么艰苦还好?我说这里人特别好,来了舍不得走。”

一部民勤志,半部治沙史。从20世纪50年代起,一代代民勤人接续与风沙抗争,但年轻人逐渐外出来求、务工,留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这是人口外流的趋势。如今,借助互联网,通过镜头和文字,成百上千的年轻人从天南海北涌来,在沙漠里挖坑、栽苗、浇水、回填……这是跨越地域、职业、年龄的握手,也是中国人“敢教日月换新天”精神的历史接力。(本报记者曾亦辰对本文亦有贡献)

那些和沙漠“硬磕”的年轻人

——数字中国“凡人歌”系列报道⑤【青年节特辑】

本报记者 霍曼含 龚文静

为何奔赴沙漠

民勤县城里,来种树的志愿者一眼可辨。他们大多三五成群,女性居多,身着五颜六色的冲锋衣,年轻的面容或许带些疲惫,但脚步轻快坚定。

山东、四川、海南……他们从各地涌来。大多数人要先坐飞机至兰州中川机场,转1个多小时火车到武威东站,再坐1个多小时汽车到民勤。进了县城,他们入住旅馆,早上七点半赶大巴,八点半前能到植树基地,干一天活儿,傍晚统一返回。每天清晨,旅馆门口都有本地阿姨支小摊,卖遮阳帽、护目镜、面

罩、包头方巾、劳保手套、包至小腿的防尘鞋套……都是沙漠里种树的必需品。位于河西走廊东北部的民勤县夹在腾格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之间,曾是全国荒漠化最严重县之一。戈壁滩上,“确保民勤不成为第二个罗布泊”的标语格外显眼。

许多志愿者是从一档网络综艺中知道民勤的。2024年初,节目嘉宾来到民勤,与95后返乡创业青年仲麟和志愿者一起,种下18万棵梭梭苗。节目热播后,更多人知道了民勤的处境,仲麟收到成千上万条私信,想来种树的人越来越多。几个月后,仲麟在沙漠里建起植树基地。

基地不大,紧邻腾格里沙漠,由11间板房、几顶帐篷组成,志愿者到达后先集合,分

成种植、浇水、回填等小组,再分头列队向沙漠深处挺进。

2000年出生的小肖(化名)来自山西太原,是浇水组组长。他皮肤晒得黝黑,笑起来有些腼腆:“这是我第二年来,去年原计划只待3天,但遇到的小伙伴都特别好,我就留下了,一待就是两个月。”他很佩服队伍里的女孩:“种树不是游戏,是纯粹体力劳动,她们很多之前没干过农活,刚来时铁锹都不会拿,但来了就学,学会就一直干。”

来自海南三亚的志愿者符月娜,瘦瘦小小,干起活格外熟练利落。她已经连续3年来民勤种树,“来了什么都不用想,种下苗、浇好水、填好土,就很有成就感”。来自山东聊城的徐凌云说:“在沙漠里走路很累,扛铁锹也累,但一抬头看到身边满是同伴,再看到种下的点点绿意,就觉得自己不孤独、很满足。”

干活时,志愿者的队伍井然有序。烈日风沙下,一张张脸藏在帽檐、护目镜和面罩后,聚精会神听小组讲解种树要领,卖力挥锹挖坑、抬管浇水。干完活后,他们才四散开来,沙坡上巨大的国旗,板上五颜六色的手绘标语和墙画,节目中出现过的火车、拖拉机等,都是他们的拍照打卡点。照片、视频、回忆和心声,源源不断地出现在社交平台上。

有网友问:“为什么要去民勤种树?”数百条评论里,很多年轻人说,在亲手栽下树苗的过程中,获得了未曾想到的力量感。有的说:“在民勤的几天,我没有一刻想起过那些让我烦恼的事情,只有专注、轻松、简单的幸福”;有的写:“每次不开心,我都会想起遥远的民勤我种下的梭梭,它和我一同成长,我们都面临着生命中的风沙,也会遇到生命中的晴朗。”

还有不少志愿者分享手拿铁锹、沙漠跋涉、头巾飞扬的画面,配上一段影视台词作为背景音:“所有人都在告诉她,你见识到外面社会的厉害了吧?她说不,我见识到我自己的厉害了!”

“这是我们的中国”

4月24日下午,在仲麟植树基地,记者亲历了一场沙尘暴。不过几分钟,沙尘蔽日,翻滚的沙幕一点点逼近,远处的村落逐渐失去色彩,种树被迫暂停,即便戴着口罩,细细的沙粒还是伴着土腥味钻进嘴里。

2003年出生的志愿组组长小飞(化名)指向远方,神情凝重:“前面就是村子,饭碗就在沙漠眼前,不治沙,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他在新疆哈密工作,老家金昌就挨着民勤,今年已在民勤40天。“民勤有句谚语,‘沙上房,羊上墙’,二十年前一次大风沙,沙子以每秒10米的速度刮向县城,风沙大到能把房子压塌。”他说,“如果民勤不在了,下一个就是我的家乡。这是我们的中国,帮民勤就是在帮我们自己。”

甘肃青校公益发展中心执行主任马俊河的解释更直观:“沙尘从西北向东南侵袭,在民勤可能伸手不见五指,武威会稍好一点,到兰州能见度大于1公里,到了北京就成了阳台或车顶上的浮尘。作为北方防沙生态屏障的重要节点,可以说民勤关乎国家生态安全,不容有失。”

不少志愿者也记录下民勤风沙的震撼。有人说:“黄沙漫天那一刻,这趟旅程的意义变得清晰”;有人说:“以前习以为常的绿色,



4月23日,志愿者结束浇水后在民勤县种林公益发展中心公益林基地合影。本报记者 龚文静摄



今年梭梭树长出的新芽。马俊河供图

我叫仲麟,1998年出生,民勤人。小时候,沙尘天很常见,但2010年4月那场“黑风暴”最记忆深刻:十级大风卷着沙粒,白天瞬间变成黑夜,天地混沌一片。父母常对我说,好好念书,以后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那时我也这么想:离开,证明有出息。

上了高中,我慢慢开始重新认识脚下这片土地。每年四五月,农活有空闲,村里人就自发扛起铁锹,去沙漠里种树。我父亲也是其中一个。他从不多说啥,只是年复一年地挖坑、浇水、埋土。后来我考上大学,去了外面的城市,那里街道干净,没什么风沙,但我总想起民勤,想起那些弯腰种树的身影。

大学我学电子商务,毕业后回到民勤。这儿几个镇子,种蜜瓜是主要经济来源。以前每到暑假,我就帮母亲摘瓜卖瓜,每天凌晨四五点出发去市场,十几公里路,去得早才能卖个好价。于是我琢磨着,能不能用电商把家乡的蜜瓜、人参果推销出去?但光卖果子还不够,风沙不治,地就种不好。于是我一边做电商,一边扛起了铁锹。

2020年,我在沙漠里种下第一批梭梭苗。因为没经验,挖的坑太浅,浇水不及时,半个多月后,树苗死伤

大半。家人劝我,找个踏踏实实的工作,别跑沙漠里折腾,但我这个人一根筋,2022年,我带着做电商赚的钱再次扎进沙漠。这次我提前查了资料,向前辈求教,在沙漠里支帐篷,日夜守着幼苗,还用上覆膜滴灌、水钻造林等新技术,终于,800亩梭梭林成活率九成,扎下了根。

但此时,一个更大的问题摆在了面前:治沙,光靠我一个人远远不够。我开始用镜头记录下治沙点滴,发在网上,一些素不相识的朋友看到后,找上门来跟我一起干。2024年热播的综艺节目,让更多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奔赴民勤。

说实话,刚回乡那段时间,一个人带着村里叔叔阿姨在沙漠里干活,很孤独。现在五湖四海的志愿者朋友都来,在政府和社会捐赠的支持下,种树基地规模越来越大,每天虽累,却很充实,很开心。有人问我:返乡做电商、治沙,到底为了啥?其实就像志愿者常说的那样,像梭梭树一样,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我们已经种下了7000亩左右梭梭,50多万穴,成活率70%以上。沙子颗粒大、保水性差,树苗长得慢,但只要种下,就有希望。

这些年,治沙方式变化很大。以前肩挑手扛,用驴车拉水;现在有打坑机,水车浇水,无人机运稻草,能省太多力气。和小时候比,现在民勤的风沙少了很多,这是一代代接力努力的结果。

网上的热度总会褪去,但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种树这件事,年复一年,离开又回来,把民勤放在了心里。家乡有句俗语,“天下有民勤人,民勤无天下人”,但现在民勤迎来了天南海北的朋友们。我们种了五年,未来还会继续种下去,我会守在这片绿洲前沿,替这片土地记得每一个来过的人。(本报记者曾亦辰采访整理)

我叫马俊河,80后,民勤人。过去二十年,在很多人眼中,我是那个“在互联网上种梭梭的人”。

2004年,我和几个在外打工求学的民勤青年建了一个网站,叫“拯救民勤”,收获不少关注。那时想法很简单,就是让更多人知道,在中国西北有个叫民勤的地方,正被沙漠一点点吞噬。

后来智能手机普及,新机遇让我眼前一亮。过去远方的人捐钱种棵树,收不到什么回音。有了带定位的拍照功能,点开手机,就能在地图上看到你捐种的那棵梭梭,位置、长势一目了然,信任一下子建立起来。我们把这想法写成方案,拿到了2010年中国民政部的社会创新奖。等到第三方支付工具成熟应用,“蚂蚁森林”等项目上线,创意落地,越来越多网友开始在手机里种梭梭。一年年过去,民勤多了10万亩梭梭林。

在民勤,治沙的努力代代相传。从20世纪50年代薛万祥、郭晋摸索出科学治沙框架,到带领村民与风沙搏斗半世纪的全国劳模石述柱,再到后来陶海璇等专业林业人才进一步提升治沙效率……前辈们肩挑手扛,在艰苦条件下拼体力、拼汗水,因为那时除了吃苦没什么好办法。如今物质条件好了,人们心态不同了,治沙也得与时俱进。现在来种树的志愿者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大家为啥不远万里自费来种树?是发自内心的想做件有意义的事。累了,他们拍视频自嘲像“散养的鸡蛋”;种完树,他们把沙子做成钥匙扣、小挂件。

有人担心,这会不会消解治沙工作的严肃性?我不这么认为。种树的技术标准有专业人员严格把关,参与种树的过程则要更生活化、更有趣,才能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队伍,治沙力量才能聚沙成塔。

治沙是生态保护问题,更是社会问题,生态保护要跟地方产业发展结合。毕竟,如



马俊河与他种下的梭梭。受访者供图

迎风再战二十年

马俊河

果这里的人们生活不下去了,种再多梭梭有啥意义?2017年,我们和企业合作发起“吃一箱蜜瓜,种一棵梭梭”活动,每成发一笔就捐赠出一棵梭梭树苗,政府还举办了蜜瓜节。这样一来,乡亲们的蜜瓜每亩能多卖两三千,人参果从每斤一两块钱卖到七八块,产业发展起来了,农民腰包鼓了,大家对环境治理的积极性更高。

从2007年借助互联网邀请大家到民勤种梭梭到现在,马上就要二十年了。在四方墩生态林基地入口我写了一副对联,上联“一点绿意手中起”,下联“迎风再战二十年”,横批:“论持久战”。治沙是个持久战,得一代代人接力干,久久为功。

技术发展太快。我们现在种树已经用上北斗导航的拖拉机、无人机,也许再过五年十年,智能机器人就能在沙漠里自动压草方格了。但无论技术怎么变,有一件事不会变:我们所做的一切,终究是为了让人在这片土地上更富足、更自由地生活,让绿洲长存,让后来者有家可回。这也是我二十年来奔忙的意义。(本报记者霍曼含采访整理)

回乡,「种林」!

仲麟



仲麟给志愿者介绍种树注意事项。受访者供图